

種子

張煌

版出社譯編學文

種

子

張煌創作
茅盾作序
新波繪圖

子

種

每冊實價五元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張 煌

發行者 文學編譯社

桂林福隆街31之24號

印刷者 三戶印刷社

桂林觀音山四四號

經售者 文化供應社

三戶圖書社

科學書店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出版

序種子

曾經聽得從華北淪陷區出來的人，講述那邊的情形。生活在日本法網下的人，講述那裏的刺刀下的人們，隨時會被抓進監牢去，隨時會被殺死。『整個華北淪陷區，就是一個大監獄，每個中國人 待決的死囚！』——講述者悲憤地說，

五年的抗戰，中華民族的兒女所流的血，所受的荼毒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不能忘記。從血泊中產生的自由之花，是神聖的，美麗的。我們的血，灌溉着復仇的種子，侵略者愈瘋狂愈殘酷，我們的種子散播得愈廣遠，茁長的愈燦爛；這是五年的抗戰給證明了的！

而這，也是在敵人鐵蹄下的廣一淪陷區的堅苦卓絕的鬥爭所證實了的。「整個華北淪陷區是一座大監獄」，然而在這血腥的統治下，復仇的種子，到處開放着堅強的鐵花，『大監獄』中到處茁長着反抗的堡壘，頻年的所謂「掃蕩戰」的恐怖殘酷，實人類有史以來所未有，然而我們民族爭自由的新歷史的最燦爛的一頁，亦由我們英勇的人民用血寫成了。

敵人愈殘酷，鬥爭的火焰就愈猛烈；鬥爭愈尖銳，則敵人愈窮迫而不擇手段，因而其本身的矛盾亦日益擴大，敵國人民士兵的厭戰反戰，漢奸的動搖，爲軍的反正，都愈演而愈劇，其複雜，遠非我們安居大後方者所可，而想像。真理在被壓迫者的一邊，愛自由，求解放的種子必得血以培養，斧鉞，監獄，集中營，只是渴血的魔王們自掘墳墓的工具罷了；人民的覺醒，奮起，與鬥爭，不是任何暴力可得而鎮壓的，歷史的血眼必須用血來清算。中華民族的兒女在這殘酷的鬥爭中，已經認識這一真理，已經用實際的行動來回答侵略者的狂暴。然而敵人是頑強的，勝利不可倖致，在盟國飛虎揚威，空襲恐慌減少了的繁華都市內享福的

市民們，清夜捫心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張煌先生的題名爲『種子』的獄中記，不過是淪陷區中海樣血仇的一點滴而已，而且，因爲這是五年前抗戰號角初動的時候，鬥爭雖已開始，遠沒有今天這麼緊張和慘酷，敵人還假惺惺作態，夢想以「懷柔」政策穩致「綏靖」，所以也和今天淪陷區中的血腥屠殺有大小巫之別，然而，卽此一點滴，對於今天繁華都市中享樂的人們，該也是當頭一棒罷？呈給夢然坐待勝利，或甚至幻想敵人將因對付英美蘇聯而弛鬆對我攻掠的人們，這一本書，或者雖覺苦口，也不無意思罷，——我想。於是我欣然應作者之請，寫了這幾句話，就作爲所謂序罷。

茅盾

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於桂林，時則中秋月圓，史達林

城保衛戰已屆一月，納粹的鐵蹄被阻於市郊，全世界人民爲之興奮而驚歎，桂林市上亦有一令人驚歎之小事，則爲一千元之

大月餅。

第一章

一：硬被推到人世的邊緣

滿天星子好像和地面上的燈火訂了約會，當鬼市（註）上的盞盞燈火滅淨時，在天上再尋不出一顆星了。這可苦待了我們爺倆，爲了要在市上買幾件便宜東西，還是打着燈籠趕來的，蚯蚓般在人堆裏鑽到大天亮，要買的還是一樣沒有買着。忽然的，父親喘呼呼的停住腳，看樣子他是不耐煩了。

「怎麼咧？」自以爲是「明知故問」的問了他一句。

然而我猜了一個空，他將左手遮住眼睛，右手指給我他的發現：

「那跑着的不是劉二哥？」

西邊一排古槐後面閃出條人影，飛快的朝向我們這兒跑，真得佩服父親的眼力，相隔少說也有八丈遠呢，他竟從跑的姿勢上捉摸到來者，及至那個人來到面前，不是劉二哥又是誰！他跑得滿面通紅，像匹馬似的咻着響鼻，由於收腳過急，一個踉蹌險些沒有將他跌倒下去。

不等我開口，他就將手一擺，將父親召到一塊人稀的地方去了。這鬼祟舉動嚇我一停：怎麼一回事兒哪？

父親白着臉子回來了，顫聲的告訴我：

「咱家被日本憲兵圍了，來捕你！多一句話也別說，我們快走，到了法租界，聽二哥仔細講！」

耗子被貓抓住的心情，我有了，不不，使我心潮開花的不是死的逼迫，而是生的牽連；現在怎麼能够甘心的去就死？跟父親想想辦法吧，怕是迎頭碰上一個密探，就低下頭來尾隨在他倆身後了。

驚恐的我在想：……

在一羣兇惡的日本憲兵包圍之下，母親一定跪下去了。聽着那吵成一片的感嘆，挨着拳打足踢，她哀告，她叩着響頭求饒，但是她交不出親生的兒子又該如何呢？恍惚間，在我面前搖來個瘋婦的身影，長長頭髮披落肩際，可是從那塗滿血泥的面孔上認出是母親的輪廓了，不禁使我呀的叫了一聲，身子就向後轉了。

「你哪兒去？」

父親立刻將我抓住，雖經我一疊連聲的請求着放我回家，一直到上了電車，他沒有鬆開我的手腕。（我怎麼願意他鬆開呢，今天或者明天，他再想拉着他兒子的手腕走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。）

隆隆的車輪別轉動得太快吧，你輾着的不是鐵軌而是我一顆戀世的心呵！沒有掛慮也可以，將一個掛慮着人世，掛慮着祖國，掛慮着親人和朋友的人硬推到人世的邊緣，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了。

然而隆隆的車輪轉動得又有多麼快呢，就在十幾分鐘以後，車在法國花園落了站。我們下了電車，朝向法國花園走去。

二：苦難的引線

鋪在花園內的石子路有這樣平坦，人世上的路子於我可是不平坦的了。搜索一下記憶，似乎今天才遭遇到這大的不幸還是過了一點的：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八日，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，已經狂喜得不辨東西了。天津的幾份報紙由於刊載了七月七日夜間和日本軍隊開仗的消息，聽一個在大公報館做事的朋友告訴我，那天的報紙多銷了將近三十倍，連不識字的老婆婆都掏出銅板來買一份，拿給認得字的唸給她聽。一位美國女記者就在幾天前途將平津說做「囚禁人民良心的巴士梯」，消息傳來，使得她在我面前畫了不少個十字，以一個基督徒的虔誠她為中國所禱着：「被壓迫者必站起！」我謝了她，雖然我明白上帝幫不了我們的忙。

七天以後，和平的折衝宣告無望了，天津的空氣更加緊張，東車站被敵軍佔據的消息震怒着天津的每一個市民，保安隊亮出大刀，在每一條街上，每一條巷子內巡邏着。這景象

得人們睡覺都不好閉上眼，看哪，多少個夜晚製造出的夢裏景象，如今竟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！

可是正當我攪了滿襟滿懷的工作，忙得大氣難喘時，一個意外的不幸就找上門來了。十八日的上午，我正坐在家裏刻鋼版，門簾一動，進來了秋陽弟。進門他就向椅子上一倒，攤開兩隻手，尖聲的叫起來：

「氣死人了！李文田給敵人幫兇，邵冠祥讓他們剛逮走！」

李文田是天津公安局局長，對於他我還不相信會昏庸無恥到了這般地步，氣促的，我說道：

「希望這不是真的！」

「喂！不是真的？」他將兩眼都瞪圓了。「我險點兒也跟了冠祥去呢，當時我正在冠祥房內聊天，一個公安局的警察就闖了進來，很禮貌的跟冠祥說：『公安局有請，我認識你，你是邵先生！』」老邵不以為意，還笑着跟這個警察說：『過去公安局請我，我得過，現在喊我，我得馬上跑着去！』」他還以為商量什麼工作，跟這個警察去了。我不放心，跟他們到了校門口，一看哪，天！校門口停着部公安局的汽車，兩旁站着四個日本憲兵！」

「那你呢？」我的心跳了。

「還好，沒有拉上我，將冠祥朝車裏一推，汽車就開始了。」

按捺刺疼的心，我低下了頭，彷彿就聽見一輛插有祖國旗幟的汽車從眼前奔馳過去，車裏面的一位年青戰士也許不會回到他的祖國了。一個人呼喚來戰爭。他却享受不到戰爭。哦，我想得出冠祥心中所充塞着的悲苦！

不過，我還不相信這個過錯在於李文田，我猜測到——

「這說不定正是敵人的騙局！」

「可能的！」他說，「可是我們呢？」

「我們設法營救他！」

他苦笑了。他大聲的向我叫道：

「快點吧！我們得告訴朋友們！營救？哼！你認得那個奸細？」

「就沒有一點辦法了嗎？」我不甘心的望着他，聽聽沒有回答，在他變灰的面孔上找了我，掛在左眼角的一顆大淚可洩露了他內心的消息，原來他的難過並不下於我啊！

一路上他還在囑咐着我的，比我小三歲的他如今變得倒像是一位老大哥，他的一些話說

得真叫我心跳了，當他勸我躲一躲時，我也只好點了頭。

不是太缺少膽量，遠在冠神被捕的前一個月，我已經被一個日本特務糾纏上了。那時我正編輯着一份純詩歌期刊，叫做「詩訊月報」，引來這個日本特務的正是發行這份月報的書店，他找到書店老板，問到我的住址。已經不能記得那是幾月幾日了，記得的是那天早上我醒睡得正很香甜，出其不意的被弟弟一把推醒了我：

「哥哥，這位先生要會你。」

房門口立着個穿青色西裝的中年人，他做出一臉熱情的微笑，跟我打了招呼：

「打擾了你！」

隨着送過一張名片來：

大日本憲兵隊特務團團副

曾天福

河北青縣

冷冷的瞧他一眼，我十分詫異的問道：

「怎樣我到舍下的？過去我們認識嗎？」

「從青文書店問到你的住址，過去雖然不和你認識，但久仰你了，今天來請教。」

不等我讓坐，他就坐在床沿上，他說，弟弟在房間內使他說話有點礙口，知趣的弟弟聽了就出去要了。

「張先生，我們都是中國人！」乍聽起來滿够親切。「似乎我不該講出使你不高興的話，其實，我同情你，幹日本特務的照樣有一顆良心！說真話吧：不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耍了手腕，你早遭到暗算了。」

「天津的情形我知道，」我跟他說，「可是有句話說得不錯：『怕狼的便絕不要進森林』！」

「不是這樣講，老弟，請你放明白點，我來到你這裏，沒有絲毫惡意，只勸勸你停了『詩訊月報』，內容激烈了，很不好，日本人非常注意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他將手一揮，攔斷我的話，看了看手錶，立起身來跟我說道：

「青年人的個性都太强，我不想多聽你的解釋，總而言之：聽，在你；不聽，也在你。今天給你帶個信來，也不是要買你的好。哦，再見！」

他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真好像是一隻不祥的鳥！是一隻不祥的鳥呢，以後他又有多次飛來，撞給我一片黑色雲影，遮暗了心情。口裏雖說着不怕，而個個每次來都只是帶來一些警告；但在已經特殊化的華北，我無論如何也少不了一份戒心！搬了家，同時還將這件事告訴了剛纔被捕的冠祥兄，因為與「詩訊月報」同時出版的一份刊物，正是冠祥兄和甘進衡，徐壽雲，王余杞，陳藍，編的「詩歌小品」。可是冠祥兄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，對我說：「不要理他！」

事情過去了一個多月，想不到冠祥兄竟先我逃難，這時秋陽弟提醒我的記憶，怎麼不感到自己也有更大的危險呢？

跑了幾處，這危險就被許多不幸的事實證明它的可靠了。沒被捕的朋友已經找不到了，一個，被捕的又發現三個：曹鎮華和周諫二兄，還有申新報記者公敢君。我的這顆心像被不幸的刀鋒割開了一道縫，剖多深，流多少血；當秋陽弟決定也去避一避時，我們分手了，回家朝鏡裏一照，我的面色就像粉一樣的白！

過去的鄰居劉二嬸子，這時已經比手劃腳的坐在隔壁，反來覆去的給我那怕事的父母囑咐着：

「……幸虧你們你搬了家，要不，你家大孩子早被他們裝走了！險着哪，那輛汽車來了兩次。問我們你家搬到哪兒去，誰敢說！我看哪，等他回來，趁早找個地方躲一躲！」

我的父母接受了這位鄰居的勸告，在晚間，心腸慈軟的父母就用淚水勸我走開天津了。先時我還執拗着去英租界住幾天，後來看他們的意思極為堅決，就在當晚我收拾好行囊，披着一天星輝，父親將我送上船。

當船開動的時候，我說，那船夫手中的木槳撥動的不是南運河的濁浪，而是我這正在涵湧的心潮呵！我思念到這次遇險的冤屈，我過去做得是多麼少？好容易戰爭了，我却逃避了戰爭！

我住在獨流鎮的舅爺家。度過了半月多如入真空的沉悶日子，五臟六腑都快爆炸了！天津失守後第十天，我才被朋友C君的一封信函喚回天津，他在信上寫的是：「……如果有膽量，請趕快回來，這裏缺少的不是工作，是缺少人！」